

东方女性

——
伦理道德小说集

航

鹰



东方女性

伦理道德小说集

航

鹰

人民文学出版社

内 容 说 明

本书编辑了女作家航鹰近年来发表的中、短篇小说，作品多数以伦理道德为题材。长期以来，作者对伦理道德作了有益的探讨，并通过作品出色地反映了爱情和家庭生活之间的矛盾，以及新的伦理道德观念的形成。其中有褒扬善良针砭丑恶的《前妻》及其姐妹篇《丧事》；有清新隽咏、笔笔含情的《红丝带》、《地久天长》；有切中时弊、朴实深沉的反映老年人生活的《枫林晚》；还有那描写爱情纠葛曾引起读者广泛议论的《东方女性》。

这些小说都以作者熟识的各界妇女为作品的主人公，人物的个性鲜明，心理描绘尤其细腻，如农村妇女王春花、妇产科医生林清芬、著名女演员霭岚等都写得真实可信，具有强烈的感染力。作品笔墨传情，深蕴哲理；并为读者提供了一幅幅颇为逼真的带有时代印记的风俗画。

责任编辑：邢菁子 李景峰

封面、扉页设计：王书朋

东 方 女 性

Dongfang Nǚxìng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 274,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14\frac{5}{16}$ 插页 8

1985年7月北京第1版 1985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8,500

书号 10019·3837

定价 2.35元



作 者 像

一株散发着异香的花(代序)*

葛 洛

航鹰同志的中篇新作《枫林晚》即将在《青年文学》发表,我读过原稿,愿为它写一点读后的感想。因为我喜欢这篇小说,它是小说园地上一株散发着异香的花,是目前中篇创作的又一收获。

航鹰写作勤奋,作品很多。从她获过奖的几篇作品来看,她似乎以描写当代青年见长,而这部小说刻画的却是老年人的形象。这说明她的创作路子越走越宽阔,也显示出她的生活积累和创作潜力的厚实。在这篇篇幅不大的中篇里,除男女主人公之外,还勾勒了八九位不同经历、不同性别、不同性格的老人形象,其中多数都能使读者留下较清晰的印象。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作者把笔锋伸进当代老年人的内心世界,去探索老人们的人生感受,去挖掘老人们的心灵奥秘。老年人的内心世界,是一块很难探明的土地啊。正如作品中的一个重要人物——郑社长常常播放的《老人

-
- 这是葛洛同志在一九八四年二月为本书所收作品之一《枫林晚》写的一篇短评。现根据航鹰同志的提出,征得葛洛同志同意,并由他稍作修改,刊登于此,代替本书的序言。——编者

河》录音所抒发的那样，每个老人的内心深处都是一条深不可测的、“知道一切”而又“总是沉默”的滚滚大河。刚刚进入中年的女作家航鹰，却能运用颇为自如的一支笔，相当准确地描述着当代老年人的幸福与苦恼，欢欣与忧伤；阐发老年人经过浓缩的人生体验，展示他们已经掌握的人生真谛和尚未找到答案的人生课题。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这篇小说是我国社会主义时代的一部“老人经”。它描绘了我们时代面貌的一个侧面，揭示了某些复杂的社会矛盾，展现了时代生活继续前进的轨迹。

这篇小说以伦理道德问题为主题，其情节是围绕着“小香山”街心公园的老花匠杜芒种和出身于花匠世家的寡妇郭大娘之间的爱情故事展开的。郭大娘——贺望蓝，是一个有一定典型意义的、动人的艺术形象。少女时代的贺望蓝，真如一株翘首挺立、仰望蓝天的鹤望蓝，心中充满着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二十出头丧夫居寡后，她毅然挑起抚养四个儿女的生活重担，依然是那样端庄、恬静，对生活并未失去信心。后来遇到花匠杜芒种，两人产生了爱情。这种爱情象一腔“被焖火盖封闭着的熊熊炉火”在内心燃烧，表面上却一直淡如清水，深沉明澈而不兴波澜。老花匠多次向她作出求婚的表示，都被她一一拒绝，她的回答不是怕“叫人笑话”，就是因为她要照看一个又一个孙儿。封建传统观念铸成的铁锁挂在她的心头，“她的感情冲不开心扉的铁锁，那把大铁锁锁了几千年，已经生锈了，砸也砸不开了。”可是到了暮年，给她以折磨和虐待的，正是自己用毕生的血

汗抚养大的儿女。在她悲伤绝望、浑浑噩噩地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决心以绝食来结束自己的一生时，老花匠一声“贺望蓝”的呼唤，终于把她从濒于死亡的边缘唤醒过来，同时也唤醒了她的灵魂。我想，任何读者读到这里，都会潸然泪下吧？两位老人在强大的社会力量的支持和鼓励下，终于举行了“白了头再偕老”的婚礼。贺望蓝的性格是悲剧性的，而生活发展的逻辑使她终于摆脱了悲剧的命运。小说对她的描写，时间跨度很大，但她的性格的发展变化脉络清楚，真实可信，具有强烈的感人力量。

我读了这篇小说，感动之余，进而沉思：这部小说在思想上给了我们什么启迪呢？这就需把贺望蓝的悲剧性格再作些剖析。她是一个十分坚强而又十分软弱的女性。她的坚强，表现在她负着巨大的精神痛苦抚养子女的决心上；表现在她为抚养子女所进行的艰苦劳动上；也表现在为了子女决然拒绝老花匠求爱的态度上。她又很软弱，对于子女们的役使和虐待从来是逆来顺受；对于小孙孙们撒赖胡闹也束手无策。这种坚强与软弱，所以能够统一在她的性格之中，那是因为她牢固地信守着一个行动准则，这准则就是“三从四德”式的封建道德。她所崇奉的是做个贤妻良母，而贤妻良母将来得到的，当然是子孝孙贤。在这个祖祖辈辈传给她的精神支柱支撑下，她获得了生活下去的精神力量，产生了做出种种牺牲的决心（包括牺牲爱情）。她不是为了要得到什么才作出牺牲的，却也决不会想到自己所作的牺牲，到头来换得的竟是截然相反的回报。生活似乎

越出了轨道，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事情，但这毕竟是她所面临的现实。贺望蓝——郭奶奶，她是封建残余思想的一个牺牲品，同时也是当前我国社会疾病的一个受害者。

本来，由于我们具有悠久的、根深蒂固的东方文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老年人常常被儿女遗弃、惨遭不幸的情况，不会在我们的国土上大量发生。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建立以后，产生上述情况的社会条件已经被铲除，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新型关系正在建立起来。可是，十年动荡搞乱了人们的思想，败坏了社会风气，至今没有完全恢复。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资本主义病菌乘机而入，侵蚀了一些人的心灵。于是，在我们的儿女辈中出现了一些昧心的逆子，给一些父母造成了生活上的困难和精神上的痛苦。

这部小说中有郑社长的一段内心独白：“如果现在的年轻人在对父母的冷淡和离弃方面学会了西方道德，但同时又又在依赖父母特权，盘剥老人的劳动，争夺老人的财产方面膨胀了东方封建道德，那将是多么可怕的事情……”不幸的是，郑社长所担心的事情，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并非完全没有发生。为了振兴中华，建设好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要向西方国家中一切好的东西进行借鉴和学习，但是必须防止和抵制资本主义病菌的侵入。同时，也是为了我们民族的起飞，社会主义宏伟蓝图的实现，我们要彻底清除几千年历史沉积下来的一些污垢，摆脱一切消极的精神负担，但是，对于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包括人伦关系上的一些美德，则要加以批判地继承、改造和发展，进而创建强大的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除旧布新、新旧交替的伟大时代，人们的生活和精神面貌都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这部小说塑造了包括老花匠杜芒种在内的许多生动的老年人形象，从许多侧面描写了当今老年人的生活，反映了老年人的精神面貌。总的说来，这些老年人的生活是充实的，精神境界是开阔的，他（她）们正在跟随时代的步伐前进，小说中有一段描写枫林的话：“……在落叶之前，枫树会蕴足了全身的血液，升华到叶子上去，作一次总的，最后的爆发，染红了寒林，染红了秋天，染红了——心灵！”我想，这大概是作者对当今老年人精神境界的概括，也是她寄予老年人的热烈希望吧。

这里我想提到，航鹰同志所写的以伦理道德为主题的作品，不止《枫林晚》这一篇。她的受到普遍好评的中篇《前妻》及其姊妹篇《丧事》，还有另一中篇《东方女性》，都是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描绘了当今我国知识界和农村社会的世态人情，反映了正在进行着除旧布新、新旧交替的时代生活。这些作品共有的特色，是生活气息浓厚，文笔细腻、酣畅。有不少章节的描写，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幅颇为逼真的、带有时代印记的风俗画。同时，作者又擅长于对人物的灵魂进行挖掘，塑造出一个个各具性格特征的人物形象。可是我认为，这些作品，包括《枫林晚》在内，也有一个共同的弱点，就是有些地方的文笔过于直露。本来，读者已经完全能够从作品提供的形象领会到作者所要表达的意思，甚至受到更

多的启迪,可是作者似乎总怕读者不明白,往往要直接或间接(借笔下人物之口)暗示几句,议论一番,或者添加一些不必要的交代和描写……,从而给作品带来了说教意味,削弱了艺术感染的力量。希望航鹰同志在今后的创作中注意克服这个弱点,写出更多更含蓄,更耐人寻味,更具有艺术感染力的作品来。

目 录

一株散发着异香的花(代序)	葛 洛 1
---------------------	-------

前 妻	1
丧 事	29
东方女性	83
枫林晚	140
红丝带	211
地久天长	291
名角儿	350
哆咪咪	367
林荫道	393
宝 匣	405
金驹儿	422

葛洛

前 妻

车窗外的景物向后闪去，北国深秋的大地，象一块色彩单调的调色板，黄的土地，灰的天空，褐的树枝和残禾。

在颠簸中，我一次又一次地问自己：为什么又踏上这条路？或许也是最后一次了？不知是这趟线路的汽车少，还是出于巧合，汽车的牌号竟和当年的一字不差，只是车身粉刷一新了。我搞不清自己怎样上的火车，又怎样买的长途汽车票，那票上写着一处穷山僻壤的村名。那儿本来是个与我毫不相干的地方，我本来是绝对不会认识这条路的。我学过世界地理，中国地理，能准确地地图上指出名山大川、各国首都，却找不到那个无名野岭和小小的村名。但是，人生的旅途上不知会搭上哪趟车。十二年前，一个复杂的因素，使我，必须是我，而不能是任何一个别的人，以一种急切、窘迫、忐忑的心情，第一次坐在这个车窗前……

看来这条线路永远是这么拥挤。所不同的是，现在的旅客大部分是庄稼人，他们带着各种土特产，高声谈论集市价格、今年收成、农田责任制、盖房、娶媳妇、嫁闺女……而在那个时候，车上却极少见农民装束的人，大都是些内查外调的办案人员。世界上最先进的电子计算机，也算不清我们

这个国度曾在“内查外调”中所耗费的资金，更无法估量时间消耗和生命流逝的价值。我当年迫不得已踏上生疏的旅途，就是为了去应付一次事关重大的“函调”（信函调查）。

—

那是一封内容独特的函调信，关系到一个十六岁的少年。那少年，就是我的弟弟，我唯一的弟弟。

弟弟，比我晚来人世十二年。他在襁褓中时，是我抱着他；父母去上班，是我哄着他玩；早晨是我送他去幼儿园，晚上是我去接。园里晚饭一吃完，他就侧着小耳朵听那小喇叭叫：“某某家长接——”一听到他的名字，他会立刻抱起外衣跑出来喊：“姐姐——”可以说，我这个姐姐也是个“小母亲”……

那封函调信要求回信的时间很紧迫，它能决定弟弟一生的命运。它是一把锋利的雕刻刀，一刀下去就能塑出弟弟今后生活的轮廓。这种怪事，后代的人们也许永远不能理解，但在十二年前，一纸函调信就是阎罗殿的生死簿，簿上必须写着“农大于留”。“农大于留”是什么？就象“历反”“现反”“走资”这些简称，永远也上不了汉语词典，却成为家喻户晓的新名词一样，“农大于留”也是“史无前例”的汉字新组合。其完整的意思是：一个中学毕业生的分配，他的兄弟中必须是到农村落户的人数大于留在城市的人数。符合这样的条件，他才能有幸留在城市。

弟弟的人生道路上，面临着一条不可跨越的堑壕——我们没有回旋的余地，弟弟只有我一个姐姐，而我不但留城了，还出嫁了，生了孩子，要代替弟弟去务农是不现实的了。“农大于留”不可能，弟弟必须去。

弟弟自己倒是采取无可无不可的态度，生活使他早熟，冷漠，嘲笑一切。这事却急坏了妈妈和我，就连一向没有对独生子表示过爱抚的爸爸，最近也消瘦了许多。这里除了骨肉之情以外，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我和弟弟是同母异父，继父比母亲大十几岁，弟弟是我们家庭成员之间的感情维系者。

下周学校就要公布毕业生分配去向的名单了，事态迫在眉睫。我把孩子托给婆婆，回娘家日夜陪伴母亲，尽力解劝她。爸爸这几天也回来早了，在客厅里来回踱步。透过地灯的斜光，他的背显得更驼了。妈妈板着脸坐在沙发上，不时地向我使眼色，我便充当她的代言人：“爸爸，您总该想个法子呀！”

爸爸为难地表示：“你知道，我虽然回城了，可还是靠边站……”

“您的老战友、老部下，总可以帮忙托个人情。”

“他们的处境也不好，我又不认识现在的实权派。”

于是，我对爸爸说：“您去找学校，说我不是您的亲女儿，和家庭脱离了关系，弟弟是您的独生子。”

妈妈一听，流泪了。爸爸摇着头：“不管用的，要街道、派出所都来证明才行。”

妈妈从沙发上跳起来，冲出门外，我追着问：“您到哪去？”

“学校，我去求于主任。”

病急乱投医，我只好陪妈妈去学校。

教导主任于情是位风韵犹存的半老妇人，妈妈去学校开家长座谈会时认识了她，两个人一见如故。向来和任何人都谈自己家庭生活的妈妈，竟向她道出了心中的寂寞，而她也诉说了自己家中的种种烦恼。虽然她和老伴的感情不错，但她是一位继母，与后夫生的子女、丈夫前妻的子女和她带过门的儿子，三路兵马经常大动干戈。逼得她以校为家，在外面是位德高望重的教育家，在家里却是位痛苦的主妇，难怪妈妈和她有共同语言了。

于主任听完妈妈的恳求，沉吟了半晌，说：“我是很愿意帮忙的，但是，‘农大于留’条文规定太死，大家都互相盯着。要照顾，也得围绕条文作文章。”

我摇摇头说：“只有我们姐弟俩，没法子呀！”

于主任想了想，瞥了妈妈一眼，说：“有句话，不知当问不当问？”

妈妈急切地表示：“只要你能想出办法，问我什么都行。”

她苦笑了一下，问：“你老伴和你结婚之前，有没有前妻？”

“有的。”

“她改嫁了吗？”

“没有。在农村，叫作离婚不离家。”

“前妻有没有孩子？”

“有两个闺女。”

“还在农村吧？”

“是的。”

“拿工分的社员？”

“对。你是说……”妈妈的眼睛忽然发光了，我的心也突突地跳起来了，多么聪明的主意！要不是她有亲身经历，怎么会想到这样提出问题？连我们自己都忘了，农村还有我的既不同父、又不同母的姐妹，大姐姐早已出嫁了，据说都当了婆婆了，没有见过面。和我同岁的妹妹来过我家两次，她的名字叫二萍。

于主任又问：“你老伴给那两个孩子寄过抚养费吗？”

妈妈叹着气说：“他从来不管这些事，倒是我常常给他老家寄些钱。唉，女人的心都是软的！那两个闺女也怪可怜的，大的比我小不了几岁，嫁出去多年了，也就用不着我们照顾了。二姑娘来我家住过，叫过我妈妈，总有个见面之情，我给她买衣服，结婚办过嫁妆。这几年来往不多了，每年春节前我还是给她寄些钱去。不过，继母怎么着也落不下好。”

于主任颇有同感地点点头：“你做得很好，好心人总会有好报的。就这样，那两个加上你这两个，都是你老伴的合法子女，三个姐姐中，‘农大于留’！”

妈妈不相信地问：“这样能行？”

于主任一按桌子站起身说：“能行，有我呢！你把她父亲老家的地址留给我，我马上写封函调信，只要大队出个证明，就算符合政策。”

妈妈颤抖着握住于主任的手：“谢谢你！”

“谢什么！”于主任眼圈一红，忽然背诵了托尔斯泰的名著《安娜·卡列尼娜》中的一句话：“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从学校出来，我们一路上高兴地谈笑着。忽然，妈妈收起了笑容，脸色变得异常苍白。我挽起她的胳膊安慰道：“这不都解决了吗！您还担什么心？”

妈妈垂下头，望着地面说：“你以为，她会同意大队给我出这个证明吗？”

“谁？”我茫然地问。

“她……”

妈妈脸上那种复杂的表情，使我明白了“她”是父亲的前妻。我脑子里从来没有想到过她的存在，妈妈却出于女人的本能，预感到面临的威胁。这么多年来，她从来没有干扰过父亲，甚至连一纸字条都没有写来过。但可以想象，那个农村妇女怎样捱过了孤独的大半生，心中怎样积满了痛苦和怨恨。现在，苍天给了她报复的绝好机会，让她手中握着生杀大权，拦在我们全家人面前了。那么，谁去老家？妈妈不能去，爸爸虽然疼儿子，却坚决拒绝回老家，他说：“当初一出来，就没打算再回去！”

那么，只有我去了……